

一代儒将

YIDAI RUIJIANG

刘秉彦

LIU

BING

YAN

丁剑 著

新华出版社

一代儒将刘秉彦

丁 剑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代儒将刘秉彦 / 丁剑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5166 - 2060 - 1

I. ①一… II. ①丁… III. ①刘秉彦 (1915 ~ 1998)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714 号

一代儒将刘秉彦

著 者: 丁 剑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时 群

责任编辑: 刘燕玲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许 言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 - 63072012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30. 25 插 页: 1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66 - 2060 - 1

定 价: 55. 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 - 63077101

引 言

他是从北大学生到抗日英雄的开国将军。

他是新中国尖端武器——导弹研发生产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是当年主政河北被公认为德能出众，才学过人的老省长。

他就是刘秉彦，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抗战前一介书生，参加左联，投身革命，对祖国一腔热血；抗战时投笔从戎，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对战友一往情深；多少年来，他的讲话、报告、回忆录从来都亲自起草，那一篇篇带有王羲之、怀素之风的清秀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平反冤假错案，不留死角，雷厉风行；他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谆谆教诲，置腹推心；他淡泊名利、胸怀坦荡；许多难能可贵的品质，许多求真务实的作风，时至今日，仍然铭记在许多人的心中；他留给了后人许许多多的难忘回忆，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还是和平时期的谈笑风生……

他的一生，充满惊险与传奇；功勋与冤屈；豪情与侠骨；柔肠与才趣，这些，都将成为解读那个时代的珍贵标本。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将军一诺千金重	1
-------------------	---

“和平已经死了”之后

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

老部下牺牲在身边

慷慨立下生死约

约定在这里成为永恒

人们眼中的刘秉彦

第二章 平原之子	36
----------------	----

故乡风物与家族往事

启蒙时期求学记

进“育德”入“左联”

第三章 从北平到潘营	62
------------------	----

1936 年的北平

迈入北大的校门

踏上救亡之路

第四章 血火征战的前夜 82

乱世草莽起四方

几支抗日劲旅及主将

收枪风波与参军入伍

第五章 初将甲兵显锋芒 108

入伍即当特派员

指导改造红枪会

担任军事主官

战时浪漫曲

第六章 “淬火”岁月的人和事 147

在抗大二分校

晋察冀将帅轶事

三十二团的灭顶之灾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

痛歼“伊豆剔抉队”

第七章 “北方沙家浜”风云录 186

分区根据地的沦陷

刘秉彦之“代表作”

——“红色苇塘”纪事之一 “人”“教育”批

“我们不会落草为寇” 冀鲁豫平北从 章三

——“红色苇塘”纪事之二 平北的平 1936

“打几场像样儿的战斗”

——“红色苇塘”纪事之三

敌人逼出来的战术

第八章 硝烟散去复又来 236

解放战争之初的较量

十分区“八六变质”

战胜另一个对手

胜芳与固安保卫战

第九章 在防空军 273

初进北平的故事

参与组建防空军

一位前防空军女兵的回忆

率部赴朝轮训与参战

防空军完成历史使命

第十章 从国防部五院到七机部 308

一个神秘特殊的“舞台”

搬动元帅请中将

受人尊敬的儒将

几件大事奠定导弹事业研发格局

与钱学森搭档

一个吃重却不醒目的角色

第十一章 红色风暴中触礁 367

不祥之兆

□ 一代儒将刘秉彦 Ⅱ

大动乱的年代

是祸谁也躲不过

第十二章 复出之后的征程 387

执掌战术导弹工业

主政河北

转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十三章 离开领导岗位之后 437

帮忙办了两件大事

相知多鸿儒往来真性情

魂归米家务

后记 467

刘秉彦生平大事记 473

第一章 将军一诺千金重

这场鲜为人知的战斗，引发了两位开国将军的生死之约，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完成了他们慷慨豪迈的旷世奇缘。

“和平已经死了”之后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破裂，两党再度翻脸，全面爆发的内战已呈不可逆转之势，愈演愈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能与国共高层说上话的社会贤达奔走斡旋，不愿放弃和平的梦想，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亦或希望死马当活马医。

10月1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力劝其回南京继续和谈，周恩来似有所动。梁先生心满意足，连夜乘车返回南京，不料次日早晨一下火车，便看到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国军已攻占张家口》，梁漱溟不禁对身边的记者惊叹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他的这句话，立刻被各家报刊广泛引用，成为当时报道的焦点，

并作为名言一直流传到现在。

就在梁漱溟发出上述感叹的时候，在华北平原靠近北平（京）、天津和保定之间——原本属于中共冀中十分区控制的三角地带，国民党军队早已大兵压境，气势汹汹，大打出手。

在此之前，中共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占领东北的问题上了，忙着抽调人马入关，因此对华北地区的战略经营有所放松。晋察冀军区领导人对国民党铁心要打内战的形势也估计不足，曾于1946年3月大规模地发动战士们复员回家，全军区复员转业约10万人，和平建国的气氛一时间弥漫了整个解放区。晋察冀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26个旅81个团，缩编为4个纵队9个旅24个团，指战员由原来的20余万人缩减至5.1万人，大大影响了其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力。

而国民党方面却是集结重兵，磨刀霍霍，紧锣密鼓地开赴各个战场。

除此之外，国民党方面还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自卫队、保安团和地主还乡团窜犯各地，明火执仗，大肆捕杀中共基层干部，蓄意制造了一系列血债累累的惨案。

时任冀中十分区涿良宛^①县长的马迅老人，1982年在其回忆录里披露：

1946年秋，仅涿（州）、宛（平）、良（乡）三区就有110人惨遭反动地主杀害。中堡村的七个村干部被敌人用铡刀铡死。

① 1945年初，冀中十分区在平南县的基础上建立了涿良宛联合县政府。辖境包括原良乡、涿县的平汉线以东地区、原宛平卢沟桥以南地区和固安县永定河北的几十个村。县委书记为刘浩，县长为马迅。直至解放，涿良宛县撤销。

冯元庄有一家老少三代被地主杀的只剩下一个老头。浑河两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如此情形，相对弱势的共产党武装也不含糊，一方面集结主力，当面锣、对面鼓地跟国民党军打了几场保卫战，打完了就撤，抵挡一阵是一阵子；另一方面就是在各县成立复仇大队，小股出击、偷袭骚扰、背后开花，打冷枪、扒铁轨、搞爆炸，又把抗战期间对付鬼子的那套看家本领使出来了。

那么，国民党方面是怎样评述该地区这个时期的形势呢？

按照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河北绥靖总队长陈恭澍^①的说法是：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军投降，共党认为机会来了，聂（荣臻）率所部窜扰于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此段，渗入察哈尔，突击张家口，出没于平、津、保近郊，故意阻挠政府接收部队北上。其行径可恶之至。更有甚者，至三十五年（1946年），中共已不再掩饰其叛乱行为，乃明目张胆的将其所属部队番号改为“人民解放军”。也就是把政府颁发的“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弃而不用，自立门户了。”

由此看来，不论管什么人，只要在政治立场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

也是在梁漱溟惊叹“和平已经死了”的10月中旬的一天，月黑

① 陈恭澍，出生于1907年，河北宁河人。著名军统特务，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北平、天津站长，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1947年任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上校总队长，驻守北平、河北一带。1949年到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69年退休，晚年著有回忆录《英雄无名》一书。

风高的深夜，八路军冀中十分区（两个月前已改名为解放军冀中军区，但官兵们和老百姓还是习惯上叫八路军）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带领一队人马，悄悄来到北宁铁路（现在的京沈铁路）廊坊附近。他们顶着沉沉夜幕，无声无息地埋伏在路基下面几十米开外的一个壕沟里。

任子木对这里的地形并不陌生。

他是河北霸州人，此地紧挨着家乡。早在1940年8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时，为切断北宁铁路，配合大规模展开的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破击战，时年23岁的任子木，作为晋察冀军区十分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奉命侦察敌情，他便沿着北宁线——廊坊到天津这一段来回摸了个一清二楚。

他们埋伏的这条壕沟，正是任子木所在部队当年发动永清县根据地的老百姓开挖的。

今晚，他们要在这里埋雷炸翻一列军车，再次截断这条华北通往东北关外的大动脉。

与国内战争史上无数个或惊险传奇，或惨痛壮烈的精彩故事相比，任子木他们在1946年10月中旬实施的这场小规模战斗，没有任何知名度，平淡得几乎无人关注。笔者查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资料，只在中共廊坊地委原党史办公室1988年6月编印的《冀中十分区解放战争时期大事记》里（此书于1992年5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看到过以下短短一行字：

十月（1946年），平南支队在北宁路平津段炸火车，参谋长任子木牺牲。

笔者之所以要在本书一开始，便尽可能详细地讲述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因为这场战斗的结果，引发了两位开国将军慷慨豪迈的生死之约，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实现了他们生前的约定。

这两位将军，一位名叫旷伏兆——当年冀中第十军分区的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另一位就是本书主人公——当年十分区的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秉彦。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采访考证而还原的历史，再把目光拉回到当年炸火车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出发前，任子木向战士们传达了十分区首长的命令，并且操着霸州土话做了一番战斗动员：“国民党不是正在庆祝刚从共产党手里拿下了张家口吗？那咱们冀中的八路军可不是善茬子！这个月 5 号，分区刘司令指挥 75 团打下了容城县城，不是也照样吃掉他国民党一个团吗！今天咱们平南支队也要在北宁线上闹他一家伙！给他们上点眼药。”

话虽说得硬气，然而这位才从军分区下来领兵的参谋长，对此任务也不是没有顾虑。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十分区所辖人马大多是新组编的地方武装，部队军事素质不高，作战能力不强，一旦与敌人正规军正面交火，打几枪就跑的游击习气即显现出来，战术比较被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任子木所在的平南支队，正是 1946 年 6 月才由两个县大队合并而成的。

任子木当过分区司令部的参谋和作战股长。首长身边的人，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十分区原来的 76 团和 78 团——这两个老牌主力团所辖的大部人马，已于去年（1945 年）11 月被抽调整编为一个精锐团，编入晋察

□ 一代儒将刘秉彦 ||

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冀中纵队，开往热河一带。这两千人在冀中抗战最残酷的敌后三角地跟鬼子血战了八年，炼成了烈火金刚，虎狼之师。可能是上面担心别的部队将领一时镇不住，晋察冀主帅聂荣臻便指示，由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自带着这个团过来，并任命他为该纵队参谋长兼二旅旅长，同时继续兼任十分区司令员，以防形势有变，可两头兼顾。



冀中十分区在雄县米黄庄召开政工会议

半年之后，内战告急。冀中辖区内的京、津、保三角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一将难求，刘秉彦遂于1946年6月再次将工作重心转到十分区司令的岗位上。

保定和廊坊一带的老人们说，上级让刘司令员回来还有一个原因，王凤岗和朱占魁这两个从八路军投敌过去的凶猛悍将，各具传奇经历，都在十分区，此时都已成了气候，王凤岗手上有两个保安旅的兵力，朱占魁 1946 年 9 月叛变投奔国民党，被委任当上了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县县长。因为王、朱及其手下不少人当过八路军，了解我方的战术，非常狡猾，让我军吃了不少亏。而刘秉彦也很了解这两个人，所以只有他回来才能更好地对付他们。

果然，后来王、朱二人与刘几度交手均被痛打，到 1948 年终于在两场决战中被刘秉彦指挥的部队逐一歼灭。

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现在，刘秉彦这位十分区的军事主将刚回来，也不得不再次面对敌强我弱，需要重新打造部队战斗力的困境。

据赵绍昌老人回忆：“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年底，这段时间，十分区只有 75 团和各县县大队及民兵坚持武装斗争。”

眼下，国民党步步紧逼，十分区机关亦被迫且战且退，东奔西跑，以保存实力。

正因为如此，任子木在军分区机关工作时，打心眼里敬佩刘司令和旷政委，才会要求把炸火车的任务交给他。

于是，任子木这个经验丰富的团职干部，便亲自上阵参加了这次战斗。

凌晨四点，正值五更时分，华北平原沁凉的秋夜，愈发显得孤寂，荒野里没有一点灯火。埋伏的人们熬过一阵诡异的寂静，就听任参谋长压低嗓子喊了一句：“时间到了，爆破组，跟我上铁路！其余人保持警戒，注意掩护。”说罢，便带着几个战士轻轻跃出壕沟，猫腰快跑，一阵风似地扑上了路基。

大约两袋烟的功夫，几枚地雷和两个炸药包已在铁轨下面和枕木之间埋设完毕。又过了一会儿，一列火车隆隆驶来，蒸汽机车亮着雪白的大灯，喘着粗气，拉着十来个车皮的军用物资，“呼哧、呼哧”地奔跑着。最后是两节敞开车门的闷罐车厢，各有二十多名负责押送的国民党兵，机关枪架在车箱门口，士兵们眼皮沉沉，端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卡宾枪，或站或坐，在车箱门两侧面无表情地向外张望。

忽然间，铁道下面闪出几团火光，随之传出几声巨响——刚才埋设的地雷和炸药包准时起爆了。车头与车厢之间的钢轨被炸断了两处，机车闷吼着紧急刹车，中间的几节车皮脱轨后，歪斜地横在了路肩上，发出令人惊恐的撞击声。闷罐车里的国民党士兵叫骂着，很快便跳下车来，手中的卡宾枪和机枪先后开火，对着旷野里一群跑动的身影倾泻着密集的弹雨——那是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和他的战士们在迅速撤退。

这是深秋时节的平原，曾经茂密的、无边无际的青纱帐已经收割了，田野里残留的高粱秸和一堆堆枯枝败叶，被慌乱的脚步踩得刷拉拉直响。

任子木跑着、跑着，不时回过身来向后扫上两眼，看看有无战士掉队落下。

就在这时，他的身子一震，突然觉得肚子火辣辣地一热，心里不由暗暗叫道：啊呀！我被打中了！

老部下牺牲在身边

腹部中弹的任子木，当天傍晚被担架抬到了固安县的牛驼镇，十分区司令部当时驻扎此地。

牛驼镇在固安县南端，位于廊坊偏西南方向，距离平南支队此次在北宁铁路炸火车的地点大约有 60 公里。固安那时候与周边的新城、雄县、霸县和涿州的部分乡镇，合并为中共冀中十分区下属的第二联合县，简称“二联县”。牛驼镇群众基础不错，老百姓都一心向着八路军，所以抗战和内战期间与敌周旋的十分区机关及司令部，曾多次设在这里。

暮色四合，镇子里升起缕缕炊烟。在一户流亡地主家破旧的院子外面，站岗的哨兵发现了抬担架的一行人匆匆走近，忙低声喝问：“什么人？”

“平南支队的。我们任参谋长受伤了。是旷政委让送回来的。”对方答道。

哨兵说：“你们辛苦啦！快进去吧。首长们都在屋里等着呢！”



埋伏在青纱帐里的八路军战士准备袭击敌人